

插图珍藏本

On Rodin

罗丹论

[奥] 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On Rodin

罗丹论

[奥] 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插图珍藏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丹论/(奥地利)里尔克(Rilke, R. M.)著;梁宗
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雅典娜思想译丛)

ISBN 7-5633-3167-0

I. 罗… II. ①里…②梁… III. 罗丹, A. (1840
~ 1917)-艺术评论 IV. J3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27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政编码:253006)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0.75 字数:5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500 定价: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里尔克是奥地利一位杰出诗人，对欧洲诗坛影响甚大。由于他本人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颇深，他的思想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幸而他从青年走入中年的历程中，接触了欧洲现代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光辉充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心悦诚服，竟不惜到巴黎去自荐做雕塑家的义务秘书，在罗丹的工作室里服务了几近十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忍痛离开。

在做秘书期间，里尔克对罗丹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所以，本书中所收的里尔克的两篇文章对于罗丹的为人和作品的阐述，是极其深刻和透彻的。

1. 《狱中记》
(英) 奥斯卡·王尔德
2. 《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
(德) 海德格尔
3. 《永恒的流放——德国流亡知识分子》
(美) 马丁·杰伊
4. 《时髦的身体：时尚，服装和现代社会理论》
(英) 乔安娜·安特维斯托
5. 《1963年的格林威治村——先锋表演与狂热身体》
(美) 萨利·巴勒斯
6. 《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积累秘史》
(美) 迈克尔·佩罗曼
7. 《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插图珍藏本)
(英) 沃尔特·佩特
8. 《人之子——耶稣》(插图珍藏本)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
9. 《悲剧的诞生》(插图珍藏本)
(德) 尼采
10. 《罗丹论》(插图珍藏本)
(奥) 里尔克
11.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插图珍藏本)
(美) 阿瑟·A.伯格
12. 《无墙的博物馆——艺术史》(插图珍藏本)
(法) 马尔罗

策划编辑 呼延华 楚 尘
责任编辑 李红旗
装帧设计 海 凝
正文排版 肖 敏

译者题记

里尔克这两篇论罗丹的文章都是旧译(第一篇更早,似乎是1929年,当译者还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因此,在这里都作了一些修改,其中有些几乎等于再译。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是奥地利一位杰出诗人,对欧洲诗坛影响相当大。由于他本人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颇深,他的思想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幸而他从青年走入中年的历程中,接触了欧洲现代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光辉充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心悦诚服,竟不惜到巴黎去自荐作雕塑家的义务秘书,在罗丹的工作室里服务了几近十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忍痛离开【据《外国名作家传》,里尔克于1905—1906年给罗丹当了八个月秘书】。

如果爱的基础是了解,“越了解就越爱”,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大师达·芬奇说的。那么,里尔克这两篇文章(尽管其中有不少唯心主义的色彩)对于罗丹、对于他的为人和作品,其了解之深刻和透彻自不待言。专注的读者将在这里找到源源不竭的精神上的启迪和灵感——不独关于罗丹的,不独关于造型艺术的,而是整个精神上的启迪和灵感——是可以断言的。

梁宗岱

1962年秋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一、罗丹论	1
二、罗丹(一个报告)	101
三、编者后记	157
四、图版目录	158

罗丹论

罗丹论

罗丹未成名前是孤零的。荣誉来了，他也许更孤零了吧。因为荣誉不过是一个新名字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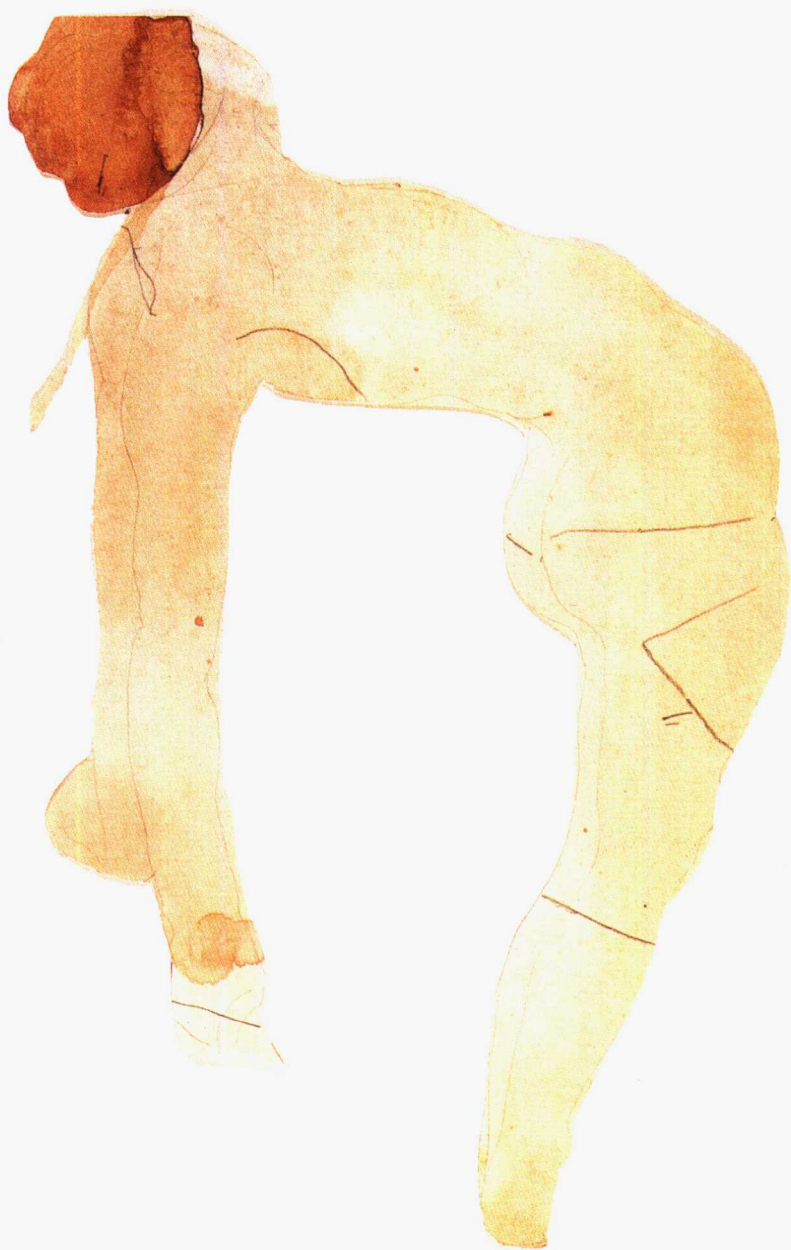
关于罗丹的误会很多，要解释起来是极困难的事，而且，这是不必要的。它们所包围的，只是他的名字，而决不是那超出这名字范围的作品。这作品已经成为无名的了，正如一片平原是无名的，或者像大海一样在地图上、典籍里和人类心目中才有名号，而实际上只是一片汪洋、波动与深度而已。

我们将要在这里论及的作品已经生长有年，而且在一天天长大起来，像一座森林一般，片刻也不停息。我们所逡巡于千百件作品中，心悦诚服于那层出不穷的发现与创造，我们便自然而然地转向这双手——上述的一切都出自于这双手。我们记起人类的手是多么渺小，多么易倦，它们能移动的时间又那么短促。我们于是访问那挥使这双手的人。这人究竟是谁呀？

他是一位老人。他的生平是属于那些不容叙述——无终无极的生命之一。这生命早已抽根，它将延长，深入一个伟大时代的深处，而且对我们仿佛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世纪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想象它必定经过某种童年，在某处、在穷苦中挣扎的童年，彷徨、无依、无闻。而这童年或许还在说不定，因为——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说得好——它究竟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的生命，或许，包含他已往一切的时光，期待与放任的时光，怀疑的时光和悠久的痛楚的时光，是毫无所失、毫无所遗忘的，是在消逝中长成的。或许如此吧，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产生那么丰富和美满的行为；只有这样的生命（其中什么都是同时发展与苏醒，什么都是永无止境的）才能够常春永健，不断地向着崇高的功业上升。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凭空架造这生命的历史，它的迷误，它的琐事和轶闻。他们会叙述一个幼童常常忘了饮食，因为他觉得拿一把顽钝的小刀来雕琢一块粗木比饮食更为重要；他们会以种种非凡的遭遇点缀他的成年，预兆他未来的光荣和伟大。诸如此类的传说，永远是那么流行和深入人心。譬如，



老娼妇
青铜 20cm × 30cm ×
26.5cm
1888
罗丹博物馆
巴黎



蟹姿势的裸女侧面
铅笔、水彩、剪贴 27.2cm × 19.1cm
罗丹博物馆
巴黎

我们尽可以选择下面几句话，相传是五百年前一个僧侣对那年幼的米赛·歌伦比〔米赛·歌伦比（约1430—151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说的：“努力呀，孩子，尽情观赏这圣波尔雕花的钟儿和兄弟们美丽的作品吧。观赏，爱上帝，你就可以享受伟大事物的恩惠了。”你就可以享受伟大事物的恩惠了。在他出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亲切的情感（可是比那僧侣的声音低沉得多）或许对我们这青年人这样说。因为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伟大的事物的恩惠。

巴黎的卢浮宫里，无数使人联想到南国的蓝天和滨海晴光的玲珑剔透的古物当中，兀立着许多沉重的石头，是从邃古传下来，而且要遗留至遥远的将来的。这些石头有些正酣睡着，显然在静候某种最后审判而醒来；有些生意盎然，有动作，有姿势，那么新鲜活泼，仿佛人们特意把它们保留，以待将来赐给一个偶然行经那里的童子。而这种生命，不独那些远近知名、有目共赏的杰作有之；就是那些被人忽略、无名、冷僻的小品，也一样地充满着这深切内在的生气，和那一切众生共具的、丰富的、触目惊心的、彷徨的神色。甚至静默，那有静默的地方，也是由成千成万匀整均衡的震荡的刹那组成的。那里有许多小小的雕像，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兽类，走着，或团聚着。如果一只鸟儿在那里栖止呢，我们就知道那是一只鸟儿，一片蔚蓝的天从它背后透露出来围绕着它，一片大地折叠在它每根羽毛上，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片大地铺开，把它展拓到无穷。

就是那些耸立在天主教堂顶，或盘坐、蹲伏在台柱下，伛偻、憔悴、懒洋洋到什么也不愿负载的飞禽走兽，亦莫不如是。它们当中有狗，有松鼠，有喜鹊，有毒蝎，有龟，有鼠，还有蛇。至少每类占其一吧。这些生物似乎是从外面，在林中或路上捉回来的；不过久困在石刻的花叶和蔓藤底下度日，才渐渐变成目前这种将永远保持的形态罢了。但是也有生来就属于这雕塑的世界，并没有它生的回忆的。它们自始就是这崔巍、廓落、突兀、峭立的世界的居民。它们那狂热的瘦态露出嶙峋的骨骼。它们张口吐舌，如驯鸽般咕咕欲鸣，因为附近的钟声把它们的听觉毁坏了。它们并不负载任何东西，而只昂头展脚，就这样帮助那些石头一块一块地叠上去。有些抱着鸟儿，栖立在危栏上，仿佛确实在赶路，不过想在那里暂歇几百年，去眺望那不断地增长的大城市而已。别的呢，是犬族的苗裔，从檐端向下垂，随时准备把雨水从它们竭力要呕吐而膨胀的口倾泻出来。一切都是经过修改和校正的，但它们的生命却毫无损失，相



后仰跪着的裸女
铅笔、水彩、剪贴 25.3cm × 17.0cm
罗丹博物馆
巴黎



伊丽丝·上帝的使者

反，它们却更强烈更蓬勃地活着，活着那产生它们的时代的热烈沸腾的生命。

而且无论谁看见了这些生物，都会感到它们并不是由一时的妄念，或带着游戏性质，企图去发明新奇花样而产生的。它们的母亲是痛苦。因为害怕那由严厉的信仰带来的冥冥中的刑罚，人们于是逃避到这有形的世界里；耐不过踌躇与彷徨，人们于是投身于这创造的工作中。他们依然要在上帝身上找寻这一切，可是再也不倚靠捏造一些偶像或试用其他办法去表现他了——他，那可望不可及的。惟有把苦难的人们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悲哀，以及一切穷困的姿态带到他家里、放在他手上和心中，才能够充分表示人们的虔诚。这样做要比绘画好，因为绘画原也是一种幻象，一种精巧优美的骗术。他们所求的却是纯朴

和真。天主教堂里的怪诞的雕刻，那无数妖孽和禽兽的十字军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我们从中世纪的雕刻回顾到古代，又从古代回顾到那渺渺茫茫的太初，我们可不觉得人类的灵魂永远在清明或凄惶的转捩点中，追求这比文字和图画、比寓言和现象所表现的还要真切的艺术，不断地渴望把它自己的恐怖和欲望化为具体的物么？文艺复兴时代可算是最后一次掌握这伟大的雕刻术，那时候万象更新，人们找着了面庞的隐秘，找着了那在展拓着的雄浑的姿势。

现在呢？那催迫我们用这震撼人心的强劲的工具去阐释它的谜，去解开它的不可解的纠纷的时

代，可不再来临了么？

各种艺术都多多少少更新了；热忱和期待在它们的血管中奔流和沸腾，可是或许只有雕刻一术，依然在对过去的伟大的敬畏中踌躇着，被呼召去找出其他艺术正在热望中摸索探寻的东西。它要普渡一个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在冥漠中进行的痛苦的时代。躯体就是它的喉舌。而这躯体，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的是什么时候呀？一层一层地，年代的衣裳已把它遮盖住，可是在这些尘壳的保障下，那潜滋暗长的灵魂已把它转变，而且毫不喘息地把它的面目修改了。它已



行走的人
1877



永恒的偶像
石膏 73.2cm × 59.2cm ×
41.1cm
1889
罗丹博物馆
巴黎